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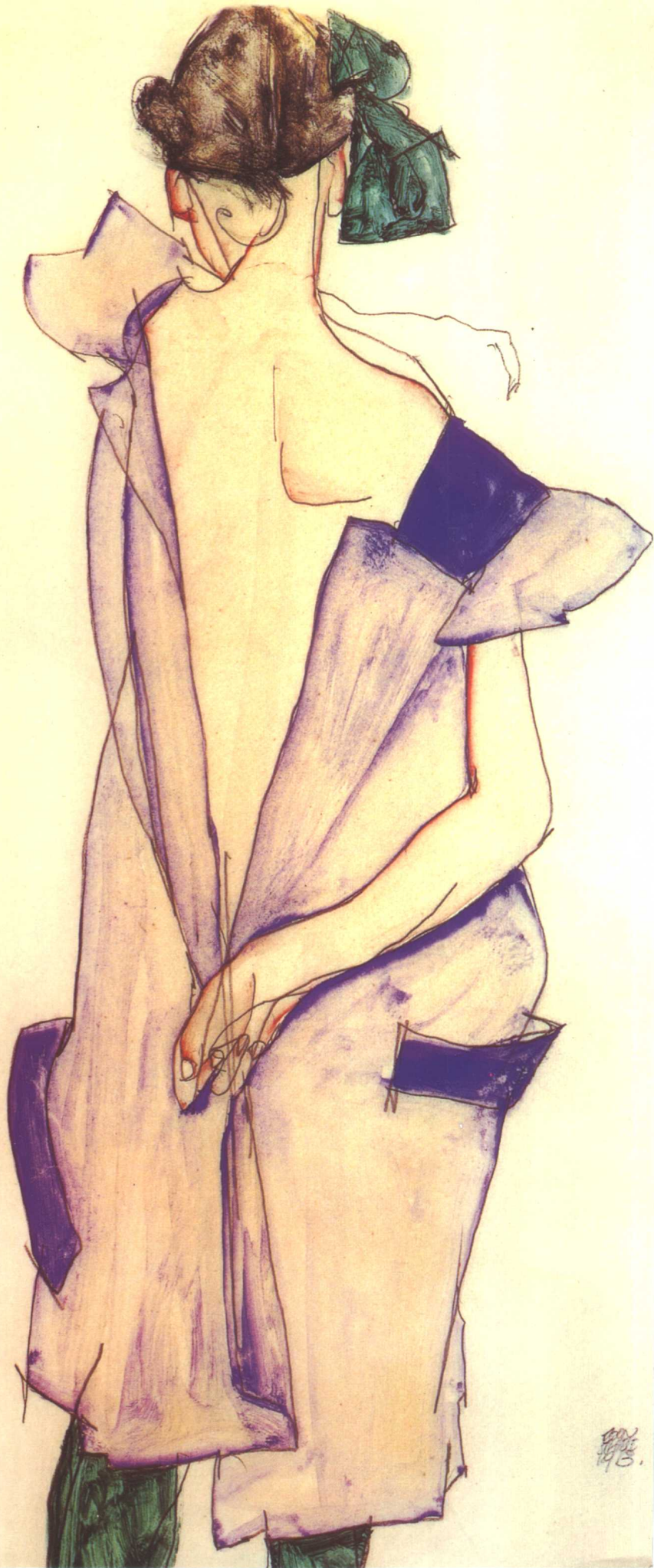
环球美术家视点系列
Egon Schiele

【奥地利】

席勒 Schiele

素描·速写

JM 吉林美术出版社



1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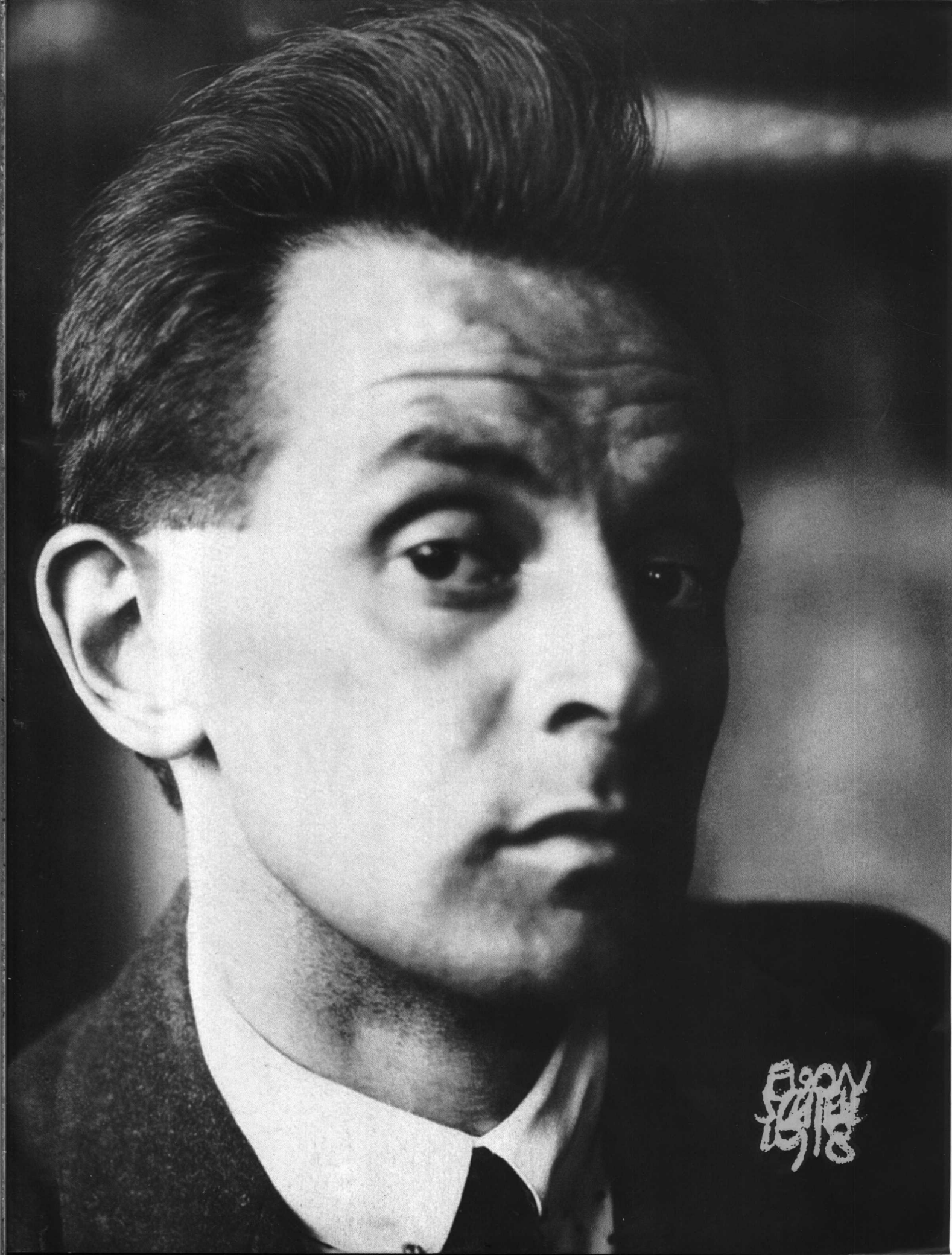
环球艺术家视点系列
Egon Schiele

【奥地利】

席勒

素描·速写

JM 吉林美术出版社



ELSON
STUDIO
1978

SHILE

环球艺术家视点系列
Egon Schiele

【奥地利】

席勒

SCHIELE

素描·速写

JM 吉林美术出版社

转瞬即逝的天才——埃贡·席勒



席勒在维也纳艺术高等专科学校 1906年秋

人类艺术史的进程是如此奇异而不可理喻，公元1890年6月12日，埃贡·席勒(Egon Leo Adolf Schiele)以高亢的啼声诞生于维也纳以西40公里一个叫图恩(Tulln)的小镇。席勒降生不过几十天(7月27日)，一代巨匠凡·高在法国欧维的田野上举枪自尽，结束了37岁的天才生命。

或许是自然法则在作祟，一个天才的生命刚刚回归，又一位影响着20世纪绘画进程的天才——埃贡·席勒来到人间，对美学深层次的理念进行了全新视角的诠释，开始了他艺术生命的进程。

“……艺术始终是艺术，他不会有新的艺术，只不过有新的艺术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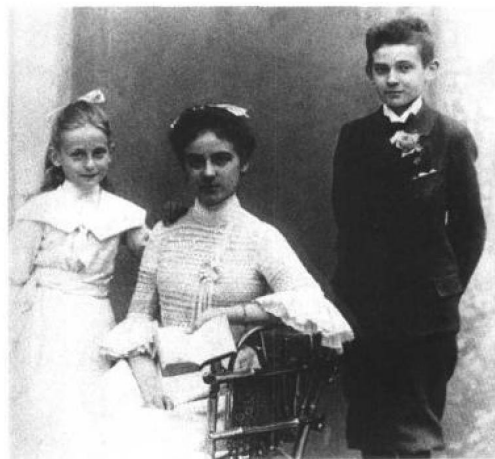
——埃贡·席勒

席勒出生于一个动荡的家庭。他的祖父早年从维也纳迁来图恩，参与建造了从布拉格到埃格尔的波希米亚铁路，席勒的父亲后来成为图恩火车站的主管并在此定居。席勒的母亲1861年出生于克鲁姆(Krumau, 今捷克克鲁姆罗夫)，来自南方一个农民的波希米亚家庭。席勒在这里与他的两个姐妹——美拉尼和戈蒂一起长大。

席勒的父亲阿道夫·席勒(Adolf Schiele)在席勒14岁的时候溘然去世。或许由于婚前感染梅毒，在一年多时间里，阿道夫经受着病痛的煎熬和精神的折磨，死前已丧失理智。对于挚爱父亲的席勒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创痛，对少年的席勒受折磨、受迫害的心理乃至一种似如哈姆雷特悲剧感情的产生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父亲死后，席勒的叔叔利奥波德·希斯哈克(Leopold Czihaček)——一个拿不定主意而又固执古怪的老人成为席勒的监护人。为实现阿道夫的遗愿，利奥波德为席勒设计了维也纳技术学院的学习计划。显然这个计划与席勒的意愿相佐。席勒和他的母亲也处于一种紧张关系“我母亲是个奇怪的女人，她一点也不理解人……如果她给予一丁点爱和理解，她都会感觉做出了牺牲”。扭曲的母爱与不幸的家庭也许预示了席勒坎坷、动荡、反叛、饱受磨难的一生。

席勒在童年与少年时代便显露出非凡的诗人气质与绘画才能。经常索居一隅，一画就是几个小时。他眼中的世界是如此奇妙，“……树林和狂怒的暴雨……我好像听到了神奇的花朵和沉默的花园。秋天，眼泪经常从眼中流出，春天乍现时，我想到了生活的音乐。……我在雪白的冬天狂喜欢笑”。席勒原始、敏感的艺术天分引导他走上了绘画艺术的道路。



戈蒂、美拉尼和席勒 约1903年

席勒在图恩读完小学，然后在克雷姆斯(Krems)和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完成了之后的学业。1906年，席勒通过了维也纳艺术高等专科学校的考试，选修了克里斯汀·格里佩尔(Christian Griepenkerl)的美术课，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显然格里佩尔的教学与席勒的艺术天分格格不入，对于强加于学生身上的种种束缚甚至阻挠学生们参观现代艺术展览，使席勒不堪忍受。他在踏入艺术门槛的第一时间便开始了他的艺术反叛。他宣称他的老师——这些粗鲁的人，是他永远的敌人。而他老师的反应则是“席勒，是魔鬼把你带到我的课堂”！家庭、老师、同学的不理解与敌视，加剧了席勒受折磨、受迫害的情感，席勒总是孤独地呆在石膏像前静静地思索。

奥地利地处罗马、日尔曼、斯拉夫三个文化圈的交点，19世纪的维也纳随着1848年的革命和科技进步，商业和金融业迅速发展，城市日益繁荣，随之涌入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犹太人和其他逃离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移民，国际性的维也纳展示了文化的多元化内涵。维也纳亦有了“世界文化实验室”的昵称。在奥地利思想界，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强调人类性格、思维逻辑的挖掘，无意识本能能量的探索，跨入了性禁区，研究无意识这一新的人类精神领域。弗氏的思想在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共鸣，文学界出现了罗丹的朋友——“梦幻般”象征主义(Symbolism)诗人里尔克(Rilke)；音乐界出现了“呼唤灵魂”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音乐家韦伯格(Webern)……形成了探求性的本原、生与死生命意义的象征主义艺术思潮。



克里姆特 1910年



席勒(后排左二)和绘画班的同学 约1907年

弗氏的理论与席勒的绘画创作到底有多大关联，艺评家们找不到确切的依据，但席勒画作深层次寓意则与弗氏有着相当多的相似点。晦涩费解的隐喻象征、颠倒错位的时空关系、迷惘彷徨的逻辑思维、不可预知的原始动力、透视生命的性的本原、宣泄自我的赤裸再现，这种居于绘画艺术之上理性意识的沉浸，使席勒的画作在理性的内涵中以独特的视角得以彰显。

20世纪奥地利美术在以克里姆特为主席的分离派艺术联盟推动下，正处在鼎盛时期。克里姆特把现代艺术引入奥地利，创立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但他也面临着学院派视觉艺术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克里姆特在维也纳大学的巨幅壁画《哲学》、《医学》、《法学》因其晦涩的象征寓意而招致社会各层面的广泛批评。

1907年，17岁的席勒与他的精神偶像——45岁的克里姆特在艺术咖啡馆第一次见了面并深受其影响。克里姆特引导席勒加入了分离派艺术联盟，之后和柯克西卡(Kokoshka)一起在国际性的维也纳国际艺术陈列室(Kunstschau)初露头角。虽然席勒在对人类内在潜意

识的表现上，与表现主义有诸多共同点，但席勒始终未认同表现主义运动。席勒与克里姆特在表现人体方面显露出同样的敏感，但席勒的艺术表现则更具东方“神韵”，很快走向与克里姆特“贵族”般华丽画风相反的道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席勒早熟的妹妹戈蒂、性感的女友沃丽、挚爱席勒的妻子爱迪丝……尤其是镜子中的自己，是席勒表现深层次理念经常使用的模特儿。

“人体，由于他的力或她的美，可以唤起不同的意象……。”

——奥古斯特·罗丹

从绘画的角度直接影响了席勒的无疑是荷兰画家凡·高，后印象主义主观而明亮的色彩、粗犷而躁动的笔触给了席勒升华的灵感、探索与创造的欲望。

1908年席勒参加了在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举办的画展，同年作品与凡·高的画作一并在维也纳国际艺术陈列室中展出。席勒初出茅庐的画作以毫不遮掩与伪饰的坦诚让世人耳目一新，自然也招致褒贬不一的议论。一些人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激烈的批评，认为席勒的作品是“肮脏……淫秽……疯狂思维的恶果”。但画展也同时为席勒赢得了欣赏者与朋友，他结识了艺术评论家阿瑟·罗斯勒（Arthur Roessler），收藏家卡尔·奥斯卡（Carl Reininghaus et Oskar）等有影响的朋友，开始得到物质和舆论上的支持，其中罗斯勒一直是席勒忠实的朋友与辩护人。1910年维也纳工作室（Wiener Werkstätte）编辑发行了三张载有席勒画作的名信片。在朋友的支持下，席勒又在

维也纳国际猎物展厅及克洛斯特新堡举办了展览。秋天，席勒第一次将画作卖给了亨瑞·毕尼斯（Heinrich Benesch），毕尼斯在此后成为热衷于收藏席勒素描、水彩画作的收藏家之一。

1911年，席勒在迈克画廊（Miethke）第一次举办了个人画展，随即结识了慕尼黑最有影响力的画商汉斯·高兹（Hans Goltz），汉斯·高兹在德国展出了席勒的作品。1912年末，席勒已经在慕尼黑、哈根堡、科隆等国际展馆举办了画展。

22岁的席勒画风趋向成熟，获得了耀眼的成功。他听命于大自然赋予他的奇想，在画作中赤裸裸地呈现“自我”，用破碎生冷的色块、抽搐生涩的笔触、自由挥洒的线条，表现着人类的本原形态。他笔下的人物怪诞不经，似从痛苦的炼狱中升腾到画布上，似乎来自另外一个不可琢磨的星球，神经质的目光飘乎不定，骨瘦嶙峋的身躯痉挛般扭动。人物的表情常常是狰狞、呆滞，仿佛在巨大的外力下向人们倾诉另一个世界不可知的语言。席勒极尽“疯狂”、毫不掩饰地表现人类的本性与不可预知的巨大潜能，在“宣泄自我”中释放出巨大的生命与艺术能量。

席勒怪诞的艺术仿佛在重压下故意挑衅、触怒社会，厄运总是伴随他的左右。

1910年到1911年，席勒与他的女友沃丽·纽齐尔（Wally Neuzil）来到他母亲的出生地——克鲁



画家与阿瑟·罗斯勒 1913年



沃丽 约1912年

姆(Krumau)。克鲁姆附近广袤的波希米亚森林、小镇上的咖啡馆、教堂高耸的塔尖，给了席勒丰富的创作灵感。席勒画了大量充满小镇风情的水彩画。然而席勒放荡不羁的生活、乖戾的个性及给少女画的裸体素描，使镇上的居民产生了敌意而下了强制性的驱逐令。

不受欢迎的席勒于1911年末与沃丽迁往距维也纳30公里的纽朗巴士(Neulengbach)居住。1912年，席勒完成了作品《隐士》，据说是表达对克里姆特敬意的寓意画。但从作品修道士般的人物形象中流露出对艺术“禁锢”与精神“监禁”的不满情感。

1912年4月13日是席勒遭驱逐后的又一个黑色的日子，席勒以在画室“不道德绘画”及传闻绑架、引诱未成年人的罪名被传唤到纽朗巴士地区法院，随即遭到监禁候审。24天之后的5月7日因调查结果证明控告毫无根据而获释，但画室中的裸女作品被认为有违公德，被处以三天刑罚(已执行)，一幅裸女作品在监狱被公开焚毁。

这段经历在席勒的心灵烙上了极深刻的印记，他在24天的监禁生活中创作出13幅感人至深的作品。出狱后携沃丽一起返回维也纳，在豪普斯特拉斯大街101号(Hietzinger Hauptstrasse 101)租借的画室中，度过了孤独、痛苦、彷徨、愤怒、沮丧而久久不能平静的一段时光。

命运之神仿佛在戏弄席勒的人生，在把席勒抛入“炼狱”而饱受屈辱和苦痛之后，又奇迹般地给他披上一抹耀眼的霞光。席勒的画作越过阿尔卑斯山首先在德国大获成功。之后，席勒在欧洲的声望持续上升，1913年到1914年在科隆、德累斯顿、慕尼黑、柏林以及布达佩斯、杜赛尔多夫、布鲁塞尔，包括巴黎和罗马参加了很多展览。1913年到1916年席勒在Die Aktion周刊上出版了画作及诗歌，他的自画像也被刊载在封面上。

1914年春，席勒和爱迪丝(Edith Hams)、阿黛尔(Adele)姐妹的情谊日趋深化，出于对席勒羞涩的敬意，两个出身中产阶级并在修道院受到良好教育的姐妹听凭席勒的选择。席勒终于与沃丽分手，沃丽后来作为红十字护士参加了军队的自愿组织，1917年死于猩红热。席勒在1915年创作的《少女与死亡》传递了他与沃丽诀别的复杂情感，这幅画与柯克西卡1914年创作的《风的新娘》表达了同一寓意。

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席勒似乎作出了回归传统社会的决定，6月17日，席勒与爱迪丝结婚。然而回归传统社会的链条又一次断裂，婚后三天，席勒因身体不合格两次延期服役之后，在第三次体检中符合标准被征入伍。

在首次穿上奥地利陆军军服在布拉格任职后，旋即奉命返回维也纳担任一名警卫。在战争期间，许多人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席勒耳闻目睹了战



《隐士》 席勒 1912年



监禁席勒的纽朗巴士市政法院和监狱



席勒与沃丽 1913年

争的残酷而饱受磨难。

但幸运之光伴随着战争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席勒的身上。1916年他在慕灵(Mühling)的长官卡尔·莫斯(Karl Moser)的帮助下得到一个画室。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甚至可以到豪普斯特拉斯大街101号的画室中作画,使他有时间为那些俄罗斯、奥地利军官作画,同时创作了大量人物肖像和风景画。

1917年,1月席勒调至后勤供应部门服役。他的上司汉斯·洛斯(Hans Rose)也是个艺术的热爱者,他为席勒谋到一份在帝国后备地区做素描绘画记录的工作,席勒因此得以到各省旅行写生。1917年春天至夏天,席勒完成了大量的油画、水彩画、素描和速写作品。尽管战争限制了他的艺术活动,可在1916年他至少完成8幅油画,1917年完成了13幅作品,席勒在绘画技巧上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席勒在战争期间的特殊身份,使他得以在奥地利、德国等地继续展出他的作品。

席勒从1917年以后开始着手准备在慕尼黑、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阿姆斯特丹的一系列展览。他的活动得到他的朋友及克里姆特的大力支持,然而困于战争情势,许多活动得不到正常运行。

1918年战争接近尾声。3月,席勒作为主要参与者应邀参加“分离派第49届展览”。参展的19幅油画和29幅水彩与素描几乎包括了他所有重要作品,席勒为展览设计了海报。这次展览使席勒在长期的社会舆论的敌视、诋毁下得到了维也纳公众乃至整个欧洲艺术界的认可,艺评界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许多作品以超乎席勒想象的价格卖出,新的展览邀请也接踵而来,使他应接不暇。

1918年2月6日克里姆特死于中风,席勒在维也纳美术界似乎替代了他的地位。5月,席勒在阿诺德艺术馆举办了个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订购作品的人越来越多,价格涨了三倍。同年,席勒和爱迪丝搬到维也纳市郊克里姆特曾经工作过的一幢有大画室和花园的房子。感受到家庭抚慰的席勒在这一时期的画风趋向平缓,线条变得圆润,似乎要进入新的风格时期。



席勒、爱迪丝和保罗·爱德曼



爱迪丝护照上的照片 约1915年



席勒和他的战友 约1916年

席勒的事业似乎达到了巅峰,然而命运之神再一次捉弄了席勒。“西班牙感冒”突起,瘟疫迅速扫荡欧洲,导致上千万人的死亡。1918年10月28日怀孕的爱迪丝在这次大瘟疫中感染了病毒而去世。

三天后,1918年10月31日席勒也被这次瘟疫夺去了生命,走完了他28年的艺术历程,像夜空中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

“……我的一生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当我死了以后,他们将尊敬和欣赏我的作品。”

——埃贡·席勒

“……他在一个世俗、狭隘的宇宙中释放了他全部能量。”

——汉斯《埃贡·席勒的讣告》

也许是席勒太耀眼了,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让他收敛。他仿佛是神祇降临尘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像一个艺术的“圣人”不受社会规范所约束,像一个艺术的“殉道者”饱尝苦难与嘲讽。他极度敏感的神经未曾有一丝松懈,敏锐的视觉始终追寻着不同凡响的艺术视角,从世俗的偏见、悲剧的人生、扭曲的情感夹缝中渲泄释放出宏大的艺术能量,构建了艺术的原始理性秩序。

席勒留下了约300幅油画和3000幅水彩、素描作品,在席勒死后身价惨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席勒和许多现代派画家一起被法西斯纳粹冠以“颓废艺术家”的头衔时低落到极点。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席勒遭到社会的拒绝和不公正的对待,直到60年代在美国举办的“席勒画展”后,席勒的作品才重新获得世人的瞩目。公众似乎重被他的意象压倒而折服,随着索斯比(Sotheby's)“印象派与现代艺术”拍卖场传来的响亮槌声,席勒作品创出了数百万美元的高价,席勒以他的天才绘画在现代艺术中重建了翘楚者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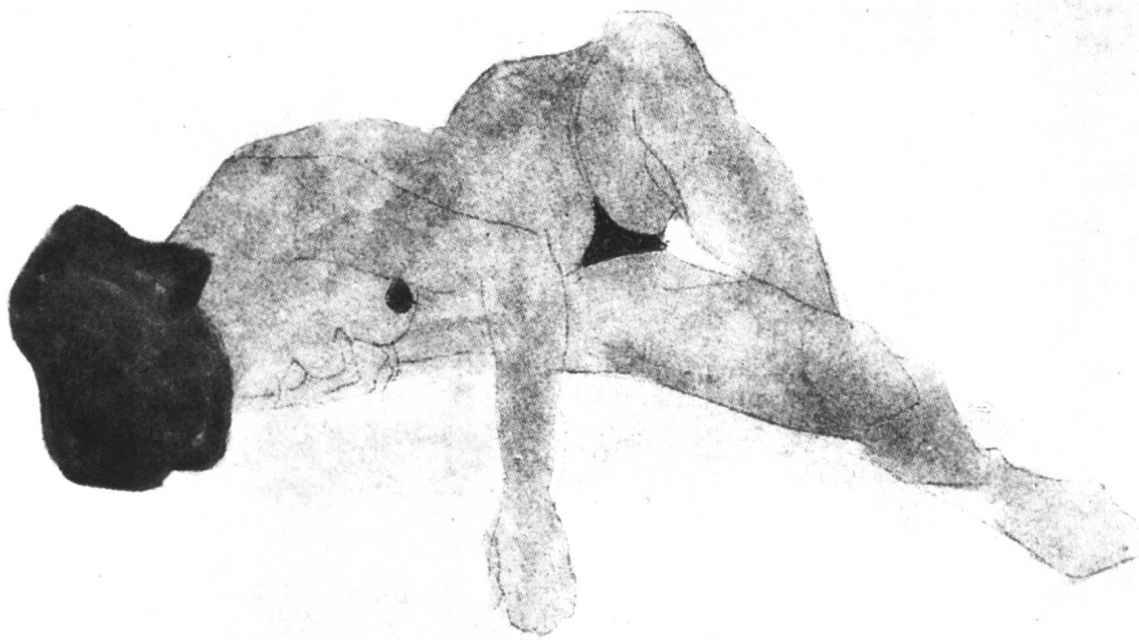


席勒、爱迪丝与朋友在一起 19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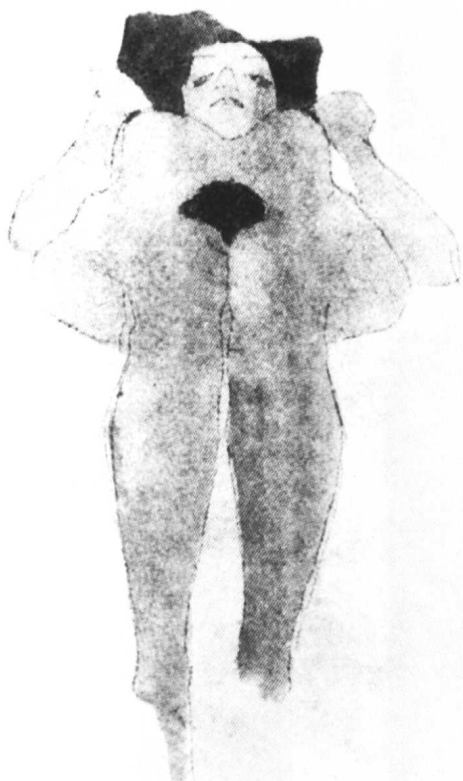
张亚力 2004.1 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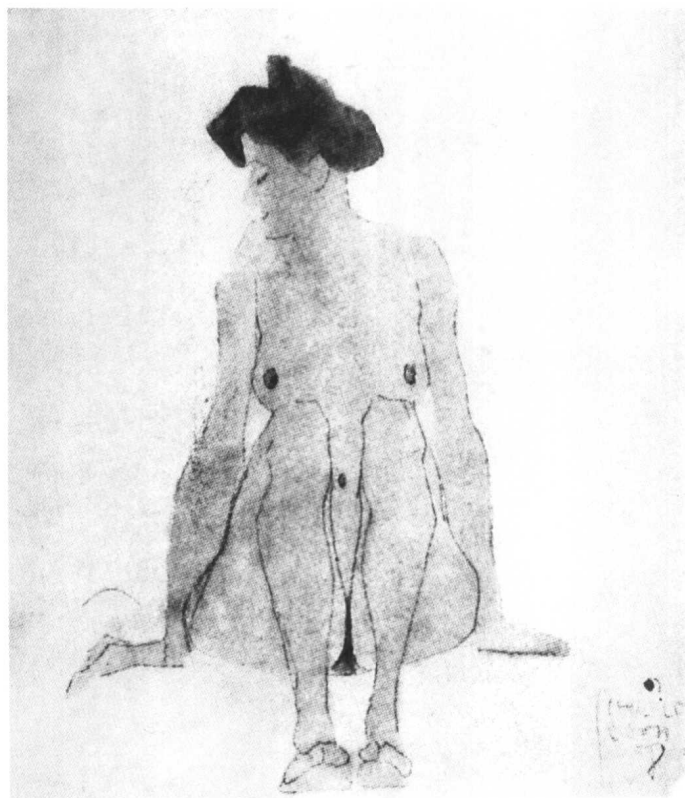
穿金色衣服的女人 1908年 铅笔·水彩·金粉 30 × 21.7 cm



横卧的裸女 1908年 炭笔·水彩 21.9×42.4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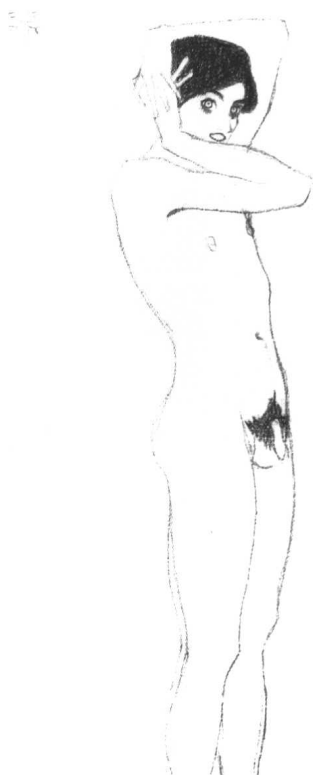
躺着的裸女 1908年 炭笔·水彩 26.5×23 cm



坐着的裸女 1908年 炭笔·水彩 28×25.7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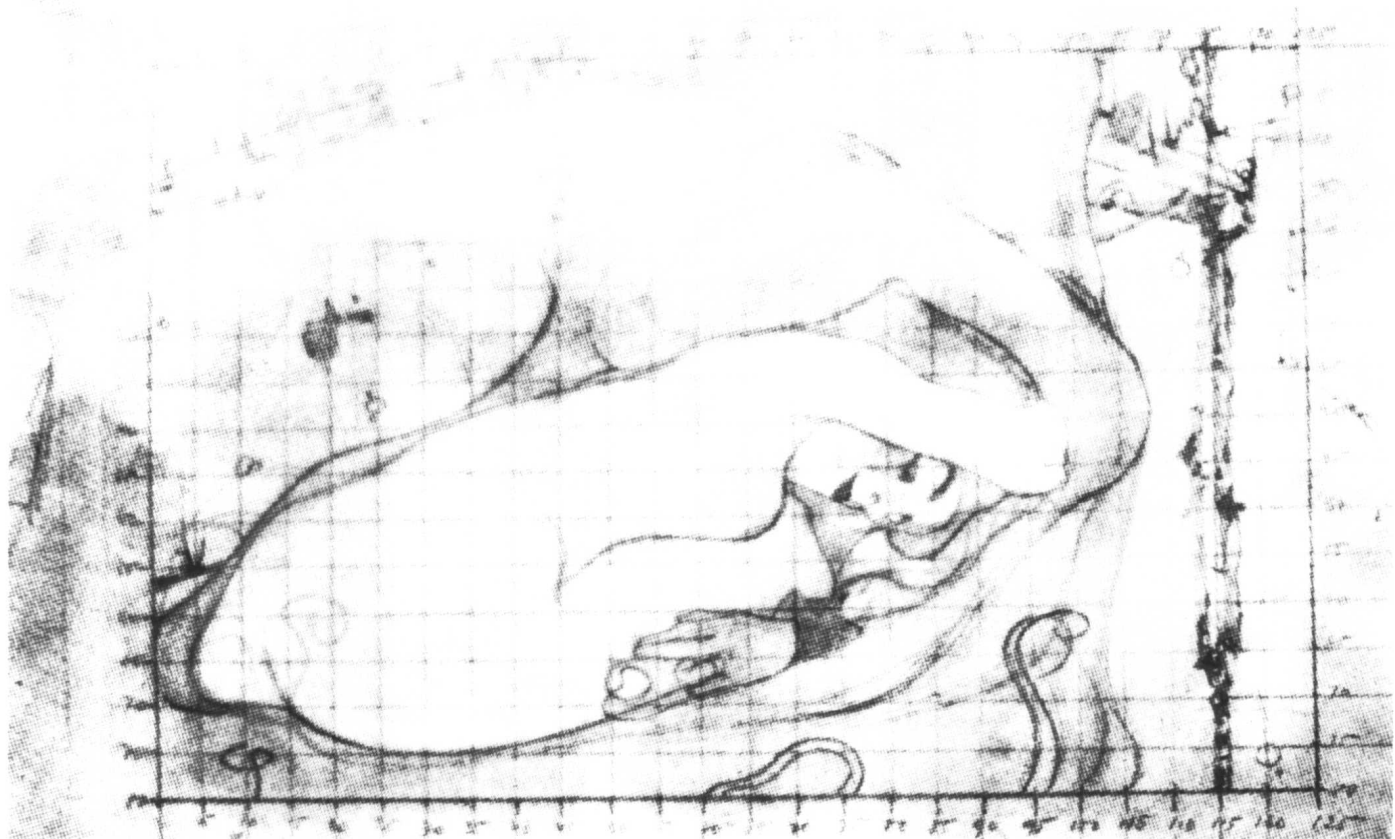
斜倚着的裸女 1908年 炭笔·铅笔 20.6×39.2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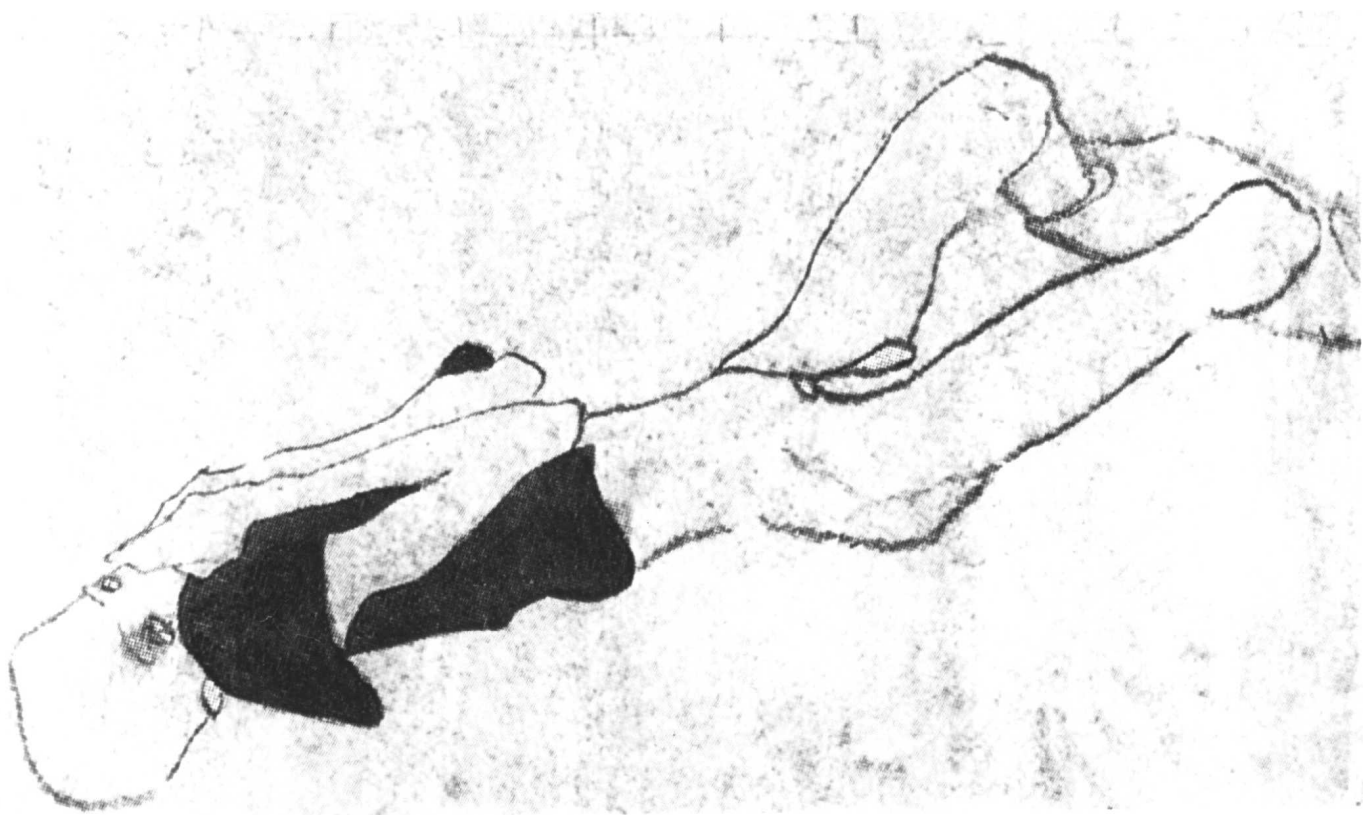
站立的裸体男人 1908年 彩色铅笔 39.8×28.5 cm



戈蒂·席勒侧面肖像(画家的妹妹) 1909年 铅笔 47.5×31.5 cm



达那厄 1909年 铅笔·粉笔 30.6×44.3 cm



自画像 1909年 铅笔·水彩



梳理长发的女子 1909年 铅笔·水彩 45.2×31.1 cm



31

坐着的妇人 1909年 铅笔 38.5×31.2 cm



32

年轻女人 1909年 铅笔 26×31 cm



33

年轻女人 1909年 铅笔 24.5×31.9 cm